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八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徐步青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

明 楊士竒等 撰

仁民

宋孝宗乾道元年施師爲臨安府教授用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㨿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恩不霑被細民既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泛重以歲惡室且

埀罄租不如期積多逋負令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顧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六年汪應辰論愛民六事劄子曰臣竊以自昔人君大有為於天下雖疇酢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為本葢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於是孫吳之戰伐儀秦之縱横申韓之刑名法術紛

起更進天下為之騷然不寧孟子於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撫四夷其志亦大矣孟子乃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為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者則在於反其本養其民而已夫以天下並爭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養民之說不幾於拱揖而救焚乎故當時例以孟子為迂闊而莫之用言既不用則亦莫見其效驗然而後之能一

天下者漢高祖光武也高祖所任者蕭何何之言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光武所任者鄧禹禹之言曰方今人思明君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蕭何鄧禹之言即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伐四克而不知其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陛下宏規遠畫將以紹復大業底綏四方而於愛養斯民尤致意焉發於詞令見於政事勤勤懇懇無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

天矣臣輒不自揆思所以将順聖徳之萬一者其一曰陛下雖有愛民之誠而良法美意推而行之者則在監司郡守令之監司郡守多不實選是以民未必皆被其澤願陛下精擇其人久任其職考覈其課而進退之其二曰獻言進計之人類多捨循常而好紛更葢循常之功未必有可見之迹可喜之事而紛更之説聽其言則美施於事則悖民受其弊常在於此故昔人以謂康濟小民率自中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也其三曰榷

貨之利今皆數倍於前代州縣或科斂以取辦雖未能
蠲減不宜有所增加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縣費用比
承平時不翅十倍豈復更有羡餘貪猾之吏往往刻剥
進獻項雖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令者願陛下必行
絀罰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收糴糧儲繕修器械之類諸
所費用悉宜計其實直給降本錢無使州縣於百姓重
賦之外復有此等陪備或更並縁肆為奸利其六曰民
竭其財力以養兵矣而又欲以民為兵恐其不足以禦

盜而適以為盜也今雖已籍定若免其教閱而約束州縣毋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斂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安業凡臣所陳皆係斯民之休戚為甚切臣之見聞思慮所不及者蓋亦不少惟陛下特留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於前次第而罷行之以固邦本以承天意天人協應相與為一則為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

應辰知平江府辭朝論養民疏曰臣聞孟子曰得天下

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固已然矣自三代以後分裂擾亂無所不有其能得天下而保守之者亦未有不先得其民也可以見孟子之言為萬世不易之理矣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皆以仁恩義澤涵養天下治安久長雖三代有所不及中更變故而民心愛戴有隕無二以能復建中興之業得民之效有如此者陛下以聖德撫世仁民誠意

未嘗不以斯民爲念然臣竊謂養民之政雖在今日爲甚切而在今日亦爲甚難昔周公作無逸以爲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又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言上無妄費則下無横斂民之供於上者皆正也今陛下勤勞恭儉固未嘗有逸豫之事惟是艱難以來事緒百出費用數倍是以賦斂煩重禁榷嚴密而國用猶且匱乏雖欲以萬民惟正之供其勢有未可者此養民之政在今日

所以為甚難也然而事固有不得已者亦有可已而不已者伏見比年以来進言獻計之人往往不究事之是非不䘏民之休戚苟欲以取新立異矜智飾辯徒使凋瘵之民騷動疲敝而其實於國無毫髪之益若此類者蓋未易以一二數陛下試取已行之事夷考而省察之皆無逃於聖鑒矣昔元祐宰相范純仁以為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之情希功好進行險生事妄說利害覬朝廷舉事以求爵

賞朝廷若輕信其言則民不安矣國家之敝常必由斯
臣竊謂純仁之言明白簡當切於治道伏望陛下於聽
言舉事之際審其是非計其輕重而究其本末之叙成
敗之效庶幾事不至於輕發民不至於重困亦以使天
下之人知聖主惻怛之意如此而其所不得已而取於
民者特勢有所不免爾以陛下之勤勞恭儉至誠不息
力行不倦天意益順國勢益强必將併與今日所不得
已者次第而蠲減之以幸天下矣臣不勝至願

八年權禮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竊見陛下以幣券太輕日夜憂之一旦内出積鏹以百萬計為權之之術旬日來軍民既被實惠懽呼之聲徧於行都推是心也豈止以羊易牛而已臣請因聖德之所及而推廣之臣聞愛民仁也理財義也二者相須初無二説而中外之臣不能深體上心用意或有未善且如中興以來駐蹕二浙踰四十年蓋今日根本之地也平時當愛養其力緩急乃深得其心而賦稅供億反重於他路蓋四方州

縣近則畏監司之刺舉遠則懼上臺之詰責審於舉措莫敢輕發惟近甸官吏則不然或陳其利而掩其害或徇其名而蔽其實凡有獻明稱奉旨行之吏民以其出於朝廷莫敢違者如近日越婺諸郡以隱漏為名增無實之税是也竊料陛下特未詳知知則必有以更之矣臣雖書生豈不思邦計未裕而徒為空談然而日侍清光竊歎陛下有養民之德而有司無體國之風也敢冒昧言之願陛下深詔執事愛惜民力譬如子弟富實他

日父兄有不時之須雖竭其囊橐以濟用度夫復何怨不必平居無事驟增科調使懷戚戚也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惟陛下念焉

孝宗時朱熹上奏曰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兄聞之乃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

罷復有增加以至於今乃為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
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
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
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
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
矣而一時乃有憸佞掊克之人輒為比較之說以誤朝
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
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趂及一年所收最多之

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税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何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簽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

知州縣之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苛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討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禮部員外郎范成大上奏曰臣伏見比者臣寮有請以福建等路有不舉子之風乞支錢米以濟貧乏陛下推天地好生之徳特從其請恩至渥矣然其間尚有委曲臣請續終其說姑以臣前任處州言之小民以山瘠地貧生男稍多便不肯舉女則不問可知村落間至無婦可娶買於他州計所夭殺不知其幾檢准紹興八年指揮貧乏之姙娠支常平米四斗十五年指揮改支常平米一石又著令殺子之家父母鄰保與收生之人皆徒刑

編置賞罰具著如此而此風未殄者盖州縣以常平積欠救過不暇決不敢以此非時發倉支賜既不復行罪名亦不復問臣伏覩去冬聖旨將諸路常平義倉漏底折欠十七萬八千餘石盡行除放若以此數救不舉之子當活十七萬八千餘人而典吏巨蠧陷失如此陛下尚且置而不問臣決知陛下無所惜於貧乏之家也昔蘇軾知密州盤量寛剰得數百石專儲以養棄兒是時初無常平給賜之令使軾在今日則推廣上恩當如何

哉臣愚欲望聖慈申飭諸路提舉司并州縣長吏有似
此風俗之處依累降指揮勸會貧乏之如數支賜又須申
嚴法禁與之並行并窮山僻縣常平義倉所管數少不
了支給定成空文乞令運司倣蘇軾遺意措置寛剩量
撥助之每歲各具支過錢米活過赤子數目奏聞於以
滋聖朝仁壽之福衍清廟靈長之休抑又得十年生聚
之義惟宸慈軫念
成大為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又上奏曰臣聞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帝興王成未有不得民而能立邦家之基也得民有道仁之而已省徭役薄賦斂蠲其疾苦而便安之使民力有餘而其心油然知后德之撫我則雖天不能使之變而況蠻夷盜賊水旱之作安能揺其本而輕動哉此甚易知易行而後之論治者往往過計謂天下之大將人人而濟之安得力而給諸於是輕言功利而重言道德卒之道德不建而功利亦無聞焉雖然論治者皆以仁民為難而臣今敢以為非難者誠有得

於聖主躬行之效小臣將命實親見之者請略詳其目
廼者四蜀酒估之患人不聊生陛下睿斷歲捐錢五十
萬以代之償此令一下五十餘郡驩呼祝聖者沸天隱
地旬日皆徧士大夫舞手相慶以謂吾蜀當有數十百
年之安臣於是知民之易德有如此者又如關外和糴
之困詔旨下詢有司未知所出陛下睿斷先免階成和
鳳一年之糴異時歲雖大熟不足輸官淳熙三年免糴
令下秋旱薄收而四州粒米狼戾充箱溢筥排門求售

較之穰歲物價反平漕臣行部過之邊氓遮道誦說東向感恩或至涕下臣於是知民之易德有如此者恭惟聖主端委穆清之上一動其念加諸遠民而萬里之外覩德丕應捷如影響微臣不佞愚心了然見王道之易易焉孟子謂保民而王易若折枝而非挾山超海之難不為過論臣拳拳之誠更願帝德廣運益加聖心深詔內外執事曉然知陛下仁民固本之指凡吾民疾苦悉以上聞苟有可以惠利便安之者勿牽故常臨以睿斷

使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罔有不被堯舜之澤如是則衆心成城道德有威推恩以保四海天下可運諸掌矣其何大欲之不濟哉此陛下躬行之效證於孟軻之言非臣臆説惟聖神財幸

李椿通判廉州未赴召上奏曰臣竊以國家天下譬之一身朝廷腹心也州縣四肢也百姓膏血也使膏血和暢四肢康强腹心寧静則身安可保矣茍傷其膏血瘁其四肢而曰吾耳目腹心無恙臣不信也孟子有之曰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仰惟陛下護國如護元氣愛民如愛赤子今大農不參諸路之虚實監司不卹州縣之匱之州縣不卹百姓之困窮致百姓心不服縣縣心不服州州心不服監司實有以使然也州縣常賦固有定數非法科斂固有約束諸州有合起月椿大軍錢合椿窠名已自不足又經總制許增不許虧既曰無額上供而復立額州縣官兵諸路上司未嘗計度此州所以心不服監司者

也州督財賦於縣或立帳或掛圖或揭貼具縣之合解色目不復問其所自出驅督嚴急縣既被督則亦巧作名色取之於民民或有訴州縣監司不得不公行此縣所以心不服州者也縣道唯財賦辦者為能吏愷悌之政幾希民之疾苦誰復過而問焉此百姓心不服縣者天下皆是也臣不敢覼縷以溷聖聽且以諸軍揀汰人論之自累年諸軍揀汰使臣軍負不知幾何人矣添差分在諸州月增費錢米不審省部監司曾有取會其數

奏陳計度者乎建議揀汰疾老者必曰可以减省總領所支遣諸州不必卹此誠建議者存心决非念陛下赤子者也何異殘其膏血四肢自謂無恙者安得卹民心之義哉然則兵老不揀可乎百戰之士不存卹可乎存卹老疾戰士顧念無術令揀汰使臣扶老攜幼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道路飢困狼狽之狀見者憐之所在州軍闕乏不得請受者十六七既滿之後赴部參選扼以呈試格法久之有所授者闕不下五七年何以為待

闕之資不得差注者亦又多矣其所謂存卹徒有其名官司兩受其弊耳已添差在諸州者蓋無如之何矣臣愚欲望聖斷令百官集議自今諸軍揀汰人所以存卹久遠可行之理庶幾有功戰士被其實惠州郡亦可支梧不為小補

王質上奏曰臣嘗論之古之為吏者無所忌於民而為民者無所忌於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氣協情通則無乖阻而氣協則無鬬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

民不疾吏懽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名未嘗及於民之門而鞭扑笞箠亦未嘗切於民之肌膚閭則出之阡陌勞来相勸以勉其耘耔蠶織之事然其色怡和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常有慕戀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其無事之時則又為補葺其宫室以庶幾無虞於風雨鳥鼠之害盖嘗讀詩而至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豈弟慈祥無

纖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畆田畯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以為未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籜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績以為已裳而公子則以玄黄貉以為已裘而公子則當以狐狸蓋其不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當是時為吏者優游泮渙得以盡其志而為民者謹朴勤厚

得以安其生雖有狼戾無親之人咸有恱慕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商君設法以鬬吏民而其情遂泮渙離散而不可復合而平居吏之視民惴惴然如覩其仇讎故吏得間則肆其忿以毒民而民得間則泄其憤以毒吏蓋嘗思之至於秦皇二世之際郡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虐慘酷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勝廣之變則紛然剸刃於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不得不然者故臣以為吏民不可使相忌

忌則爭爭則必至於交鬨而不可止而後之於天下者不能揉其爭之之心而反校以爭之之具以趣其鬭其初欲制奸吏而不知其弊或至於長奸吏奸吏未必可制而良吏先受病矣今夫民之訟長吏者使其誠無辜而濫罪則不得不自伸其寃誠過制而横斂則不得不自訴其抑然其間或啗童僕以伺其隂或結胥吏以制其失或陽與之往來而餽遺他日則持之以為不法雖狡猾者未有不墜其計也此其端生於豪强兼并之家

恃勢以暴民挾私以屈法多不便於能吏是故必欲擿法搜求而使之去且令之為郡縣之吏者蓋亦甚難矣監司不卹郡縣故嘗有不時之須稍緩則符檄紛紜逼切則責急星火権要不卹郡縣故嘗有難應之求稍不如所欲則怒罵陵拂以至於侵淫揺撼以快其志而又加之兼并豪强之民持其短長以逞其詐以肆其横殆非所以保護能吏也嗟夫郡縣之間烏能事事盡善而人人無失哉臣愚以謂非有大奸大慝一號令之不審

一措置之失當不甚害民而蠹國者則包涵掩覆有以略其過責其效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於縱其奸而能吏不至於沮其志如是則歲月而吏民之爭庶乎其可息也

中書舍人崔敦詩論州郡掊克疏曰臣仰惟陛下聖謨廣大睿略英明雖非淺識所可窺測猶有愚誠庶幾裨益竊惟國家閒暇之日正是愛養基本之時譬之養身若平居保固氣力使之渾厚則臨事可以支疲勞譬之

植木若常時培壅本根使之牢固則一旦可以待風雨此蓋理之自然事之必至者也臣竊覩當今州縣之吏頗成掊克之風雖皆以添差歸正增多為言乃實以干寵取民聚斂為事不能體國但務取民徒見强濟之吏因而得名者固多不知奸貪之夫藉以遂私者不少不加痛革浸累至仁臣今略具三事下項

一籍沒家財固有成法近來州縣利其所入遂有桀黠之人妄亂指陳以投其意或稱為强盜窩藏或

稱非嫡嗣戶絶或侵折場務之本或負欠豪强之財不問何如便皆拘籍朝為富室暮為窮民且人之得罪豈能無冤資財既為官司之破除田産亦為勢力之賤售後雖辨雪難復再還縱使多詞終成無益子孫窮困骨肉散亡干陰陽之和害忠厚之政臣愚欲望睿㫖令後雖於法令合行籍沒除已結正罪犯施行外所有籍沒一節具申提刑司看詳施行仍俟一年外方許支用其田産許收利

入亦候限滿方許出賣

一科罰之禁前後具明近来州縣乃出巧謀其有富室豪家懦子弱弟既捃拾以負犯遂恐嚇以刑名徐令有司開道所欲或倉庫城隍之未備或舍館學校之未全逼使繕修悉令出備類多竭產僅得賠償實出脅持俾稱情願破上戶為下戶壞富民為貧民何嘗朝廷一毫擾民皆是州縣倚法以削臣愚欲望睿旨今後州縣不許因事逼勒出備修

造等事許被苦人越訴將違戾官吏重作施行
一受納之弊今日已極徒緣費用之廣須資賦入之
贏縱有寛容寧無藝極今乃年年增長第第加添
不卹過多悉期取足當受納差官之際須利害切
已之人或資考已足許以薦員或禄廩素微啖之
厚利惟知極力豈復顧民既足須求又獻出剩且
州既明取其贏以供州縣又明取其贏以供縣茲
猶為可復有不然至乃贓吏作邑貪夫主藏同謀

一心作弊百計裝綱運則可以支多而私收於出境變主租則可以多糴而傾入於私家是以公私規圖上下剋剥合入米一石今有至二石而可輸合用錢一文或有至兩文而未已更遲以久將又如何況今年歲豐登穀米狼戾一畒之入不給官輸終歲之勤尚乖一飽不加措置重困農民臣愚欲望睿旨令後州縣受納並從轉運司將逐州交互差官仍令所差官依常加耗受納如有過數重

取從轉運司覺察按劾許人戶越訴其不覺察官

司一例重作施行

敦詩又論蠲放丁錢米夏稅疏曰恭惟陛下勵精政治

仁愛黎元近者嘗有指揮議蠲月椿或折帛錢博謀近

臣未有定論致陛下深仁厚澤未即下流臣嘗究其說

主月椿者則曰月椿出於州縣寬州縣則是寬百姓然

月椿名色實為不一其間亦多州縣合取以供經常固

非盡是橫斂於民其有常入不足始為一切之計違法

經畫求足其額此乃不可盡見令一舉而蠲之此利悉歸州縣使州縣守令一一得人固不患不以寛民然而州縣亦安能一一而居之其間乗其寛裕濟其奸私貪者卷以自歸侈者殖以自豐其黠者則盛苞苴飾厨傳以作聲譽何有恵利及於吾民哉此議者又謂月樁之不可蠲也主折帛者則曰和買之不予錢已非其舊令復令折帛夏税之輸絹固其所有今乃令輸錢此名不正言不順民共苦之其来已久令稍蠲年歲誠足以紓

困窮之民然州縣依法科敷折帛止及上中等户間有違法科至下户者亦少雖所在不齊難以槩論儻一舉而蠲之則誠慮上中等户僥倖寛恩而下户未盡蒙利此議者又謂折帛之不可蠲也臣嘗謂土地不同議論隨異昔熙豐間議役法者不一大率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宜是時諸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各執所見迭為勝負今議月樁折帛其意亦然仕江西者親見月樁之害民故以月樁為可蠲仕江東兩

浙者親見折帛之害民故以折帛為可予然終非齊一之論也臣竊謂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愛養基本此心之發止欲寬民爾然寬民之道寬小民為上壅水以起横堤之魚不若輸之涸澤以活無窮之鱗投食以飼卧道之虎不若散之窮林以飽無數之羽是故寛小民則所捐者少所利者衆臣竊見諸路身丁錢米及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税皆取之小民者也臣欲望睿慈斷自宸衷取見諸路身丁錢米及第四等或止第五等人戶合納

夏稅酌量蠲放此不待考核不須詢訪詔旨一行惠利
便及徑截明快無復可議難者或曰如一户有身丁錢
米又蠲夏稅却有無身丁錢米處止蠲夏稅良為未均
臣謂如一户有身丁錢米又有夏稅許從一多蠲放有
何不可乎難者又曰夏稅放至第四等或止放第五等
以為利及小民然今有别置户名分寄田產詭為第四
等第五等者未必盡皆小民也臣謂國家布恵施仁大
為之限若須一一推究極盡殆至不行今就使詭為下

戶者不能無之要是及於小民者多矣豈不愈於蠲月
椿則利專於公家蠲折帛則幸止於上中戶乎臣竊以
國家又安邊鄙寧靜譬如養生寒暑未侵正當護愛於
真元又如養木風雨未至尤宜培固於根本是以臣每
念恩榮之報多陳惠利之言雖近常談實為切務今誠
見陛下仁心德意廣大宏遠欲卓然施非常之恩而遲
佪既久未見布宣是以敢不自揆罄竭所聞伏乞睿慈
併下臣章付三省參議施行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乞放免崑山縣隱户田賦劄子曰

臣恭仰陛下以文武剛明之姿中興大業號令之下無

非以元元為念四方萬里涵泳聖德至深至渥臣竊見

平江府管下崑山縣苗米六千五百石有畸頃緣經界

逃民隱户之田皆藉以為數自茲迄今積十九年監司

省部前後差官覈實舉知其弊因仍未之革人以為病

重惟陛下慈仁為治下之疾苦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

恐不及況朝廷經費固不以數千斛為輕重凡此虚數

歲無斗升之獲奸吏因緣文移督促其害不可勝言欲
乞聖裁特爲減免以惠一方若或下之中書中書行之
戶部不過看詳而已則民瘼未易除去伏望睿慈亟賜
施行免致重困吾民而實惠溥博誠非小補
楊萬里上民政疏曰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
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
長短出於此而已矣且吏何惡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
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罪驅之於後功啗

之於前雖欲不與民為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便於民者爾曷為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於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於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於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於其土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

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善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顧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於臣怨歸於君利於國者小害於國者大此可悼爾古之人君所以漸致於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蓋夫賦重而民怨此奸雄敵國之資也可不懼哉唐趙贊為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涇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

僦質矣不税汝間架陌錢矣徳宗亦聞此也乎奉天之圍危於一髮而猶庇趙賛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賛而不愛社稷之重忍於圍逼之辱而不忍於誅聚斂之臣其入人之深如此至於反國可以戒矣然趙光奇訴之以和糴害民則不信蘇弁欺之以官市利民則信焉且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思以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人而已矣何徳宗之難悟也國家軍旅冄動盖有不得已而取之於民者然譬之張琴動

則急之靜則緩之蓋動必有靜靜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緩之則其急不絶以動繼動以急增急則雖以黄帝五十絃之瑟亦無全絃矣聞之道路往歳郴寇之作亦守臣和糴行之不善之所致也甞有以告陛下者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罷此等之役矣雖然臣甞有聞焉江西之郡蓋有甲郡以絹非土産而言於朝乞市之於乙郡者此何謂也民所最病者與官為市也始乎為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謹其始也令乙郡之諸邑已有論

稅之高下而科之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願者官且治之名為督責於正租實為隣郡之横斂且有所謂和買者已例為正租矣又有所謂准衣者亦例為正租矣今又求隣郡之絹是三者之絹與正租之絹為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而吏不以聞惟朝廷亟罷之庶不為斯民不拔之疽根也且無使民言曰此絹自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寒何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冬而不裘耶且甲郡欲市乙郡之絹何不遣吏私市之何必

假朝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奸焉甲郡則出大農之錢且書之曰某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絹也然其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必有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訴哉蓋民訴於朝廷朝廷下之於州縣州縣執訴者笞之以誣其服又呼其民强使之書於紙曰官有錢償我矣州縣以訴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復於朝廷無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飲恨而已矣晉女叔齊曰何必瘠魯以肥杞聖天子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守令者豈郡龔黄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為吏皆能愛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嗟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者矣盖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天下之奸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是

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四海之外優游岩廊而聞民之歌哭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部刺史唐之十道使令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令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

臣聞之先儒蘇軾曰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已在所不養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而犬與盜搖尾矣欲望其

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朝廷亦嘗留意乎盖監司之於州縣有所不敢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其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監司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其郡之守嘗為臺諫也則監司懼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於縣令之與在朝其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其守則執其人封其辭以送其守民訴其令則下其牒以與其令是為守令報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寃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

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敷和糴十之二者朝廷罷兵

冉歲而舊歲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粒

而不末減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

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訴

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此之

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為可信安知其不可信聖人之

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怒而不洩則其怒有當之者怒而

不洩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

之於監司盍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人焉以聳其懦臺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怒之少洩不至於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壤也

蔡戡乞戒諭守令恤民疏曰臣觀周官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曰恤貧曰安富夫單産貧民固在矜恤富家大室猶欲全安之者蓋君民相通富藏於民故也

今州縣之間一歲所入可自供一歲之費茍能吝出納謹閉藏察奸弊何至匱闕庸繆者既失於理財能者又急於生財理財之政不修則用度乏生財之說一行則民力斃故大則搏噬富家小則漁獵細民以此為能更相傳授恬不為怪富家大室一麗於法喜動顔色如得奇貨詞所連染追逮係纍搜摘隱微强伏其罪輕者出金以贖動輒千緡重者詆以深文籍其貲産或幸免於戾不復興詞或已破其家無力控訴為守令者方且自

謂得計比年以来所在富家大室裒替無幾職此之由縣令又以催科為名侵擾下户常賦既足猶以為逋一吏持片紙列户數十皆斗升尺寸之餘比屋誅求殆無遺者葢一履公門其費數倍罪責且及人以所取微細惟命是承一歲之中或至於再積其所入葢亦不貲以至受納加耗率二石而可足一石科買物色直千金而僅支百金沮格詔書催理已蠲之租違戾法令預借將求之賦日朘月削富者反貧貧者愈困斯民愁恨歎息

有不忍聞夫聚財斂怨以供公上之求以給縣官之費猶且不可而況飾廚傳事苞苴興無益之工縱無厭之慾貪者或席卷而歸郡守縣令所望於承流宣化愛養元元乃反為民害如此而謂之能得乎夫所貴於能者以其有非常之用而賦不益辦難能之事而人不知儻以聚斂為能人孰不能哉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可不痛戒而深懲之乎欲望聖慈因郡守陛辭丁寧訓諭使之布宣德意以恤民為先仍詔諸路監司常

切體察茍有違戾許之越訴重寘典憲如是則陛下赤子得安田里而家給人足之風可以馴致

戡又論擾民四事疏曰臣聞昔者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若鐸者可謂知所本矣盖邦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善治之君不求所以保邦之術而盡吾所以恤民之道未有民不寧而邦寧者也橫賦重斂剥其肌膚殫其膏血民力斃矣其如邦何況陛下欲恢圖中原東

南根本之地尤當愛恤民力常賦之外不宜以毫髮擾之比年以來擾民之事葢非一端夫造甲所以修戎器也要當優給其費少寛其期不唯工役暇裕自然製作堅好今也日課一甲何乃急迫如是况一甲之費大約五十千而縣官所給止十五千則州郡日費三十五千以歲計之為錢一萬二千六百緡大郡事力尚可支持兩淮彫弊之郡川廣淺陋之邦何所從出不過州責之縣縣科之民又況程限督促甚於星火或有愆期追逮

纍縶捶掠繼之民安得不困乎此造甲之擾一也夫和糴所以備先具也要當官自為場視時直之髙下而稍增之痛戢吏胥侵漁之奸則人將負擔而至矣今也量立價直半以楮幣州郡知其不相若也於是並縁為奸次第而敷之民中人之家輸賦償逋之餘蓋亦無幾欲為卒歲之計乃盡取之貧者剔屋起債轉糴以輸不酬其直不恤其有無名曰和糴其實强取民安得不困乎此和糴之擾二也瀕江沙田所産微細自来人户以為

已業輸納税錢一昨朝廷委官根括畫行起租比之鄉者之數不啻數倍富家破壞他産不足以償貧者唯有流徙而已陛下灼知其弊嘗因肆赦俾民自陳如其已業即以還之州縣觀望建議之臣往往沮格不行民無所訴此沙田之擾三也沿江十郡拘籍鄉民教閱遠者來自數百里近者百里留滯數月妨廢農務而人置軍裝造兵器房債屝屨之資動費百千類多少年不逞之輩乘時詐取父兄財物嬉遊城市數月而去一旦緩急

必不為用無補於事徒傷民力此鄉兵之擾四也以至州縣不時之須無名之斂不可悉數水旱流離之餘何堪以此重擾乎今堯舜在上而恩澤不得下流民情不得上達由功利之臣征求不已偷惰之吏奉行不虔故也欲望陛下愛惜民力以固根本發德音下明詔戒飭州縣之吏使之上體陛下德意以愛養斯民為先造甲未辦者少寬其期和糴未足者多與之直沙田則漸行起租鄉兵則權罷教閱凡有擾民之事日求而去之柬

南之民得以息肩根本既固陛下一意外攘庶幾無南顧之慮

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趙汝愚論福州便民事疏曰準淳熙重修令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的實民間利病或邊防事件須至奏聞者

一契勘本州元有西湖在城西三里迤邐並城南流接大壕通南湖瀦蓄水澤灌溉民田事載閩中記甚詳父老相傳舊時湖周回十數里天時旱暵則

發其所聚高田無乾涸之憂時雨泛漲則泄而歸浦卑田無渰浸之患民不知旱澇而長享豐年之利後來人户夤緣請射歲納些小課利謂之池户官中但見其絲毫之入而不知其民户永遠之害歲月浸久填淤殆盡各立封畛以為已物或塞為魚塘或築成園圃甚至於違法立券相售如祖業然西湖南湖不復相通而古人積水利民之地盡為豪民猾户所有雖有潮水不住往來而上下阻

隔無由通濟臣照得本州地狹人貧全仰歲事豐
登田疇廣殖小有荒歉難以支吾況此並湖彌望
盡是負郭良田自從水源障塞之後稍遇旱乾則
西北一帶高田凡數萬畝皆無從得水至春夏之
交積雨霖淫則東南一帶低田發泄遲滯皆成巨
浸致使一方人戶白納稅租而所謂池戶者公然
坐享重利第以圭撮償官其為利害大不相侔矣
今來若不申明朝廷誠恐向後轉見湮廢難以興

復並湖之民永被其害欲乞聖慈特降指揮行下本州告示有田之家許於農事之隙稍循舊跡開浚令附城為壕上下流注雖未能盡復古來丈尺庶幾西湖與南湖通接負郭之田盡沾水利而長享有年之效兼照得本州舊無放生池如蒙朝廷許從令來所請仍乞將上件西湖至南湖一帶盡充本州放生池禁止採捕仰祝兩宮無疆之壽其每歲不過捐本州公使庫所入池户花利錢數百

緡而為一方人戶無窮之利且與戶部諸司錢物全不相妨無損於公有濟於私誠非小補

一竊見比年瀕海去處間多盜賊臣嘗推究其原皆緣州縣官吏相承趣辦財賦不復究心寬卹細民致彼衣食不充冒法輕生無所不至臣照得本州管下場務稅額重處福清縣有海口鎮務長溪縣有黃崎鎮務二鎮皆僻在海隅數十年前人煙繁盛舟船湊集故二鎮稅額不勞而辦自海口鎮為

海賊劉臣興焚爇之後居人星散市井蕭條而黄崎鎮尤號迂僻民物皆非其舊然而二鎮稅額尚存無縁登足臣因考究簿書見二鎮比年收趂本州及諸司錢數類皆不及元額然其督責追呼無時無之夫以昔時商賈之盛則凡所稅者皆當稅之物民力尚可堪耐今以蕭條焚爇之餘而欲辦往時之稅彼若不肆意一切誅取何以追一時之責臣歴詢海濵之地皆前臨大壑背負高崖土多

斥鹵難於種藝惟藉魚鹽採捕以為生業令二鎮官吏以上司督責之切故誅取例在此曹凡日用瑣碎譏察殆盡此曹平時寃憤無告一旦偶有桀黠者出而號召之則彊力者皆盜賊其弱而無能者皆耳目也且如今春海賊吳郎嘯聚成黨凡沿海捕盜官司莫或遑處贏糧叅帑惟恐之興今若不窒其源他時意外生事課其所費與稅額所得孰多孰寡臣今欲乞將海口黄崎二鎮稅自淳熙

五年至九年凡五年所收到課利酌中立為定額免致過有追呼責辦然後從本州嚴行約束開具曉示不令擾擾庶幾海濵細民稍獲安業儻不為蠲減舊額而虛行檢束之令亦恐徒為文具無以取信於民如蒙聖慈矜允即乞行下本州與諸司通議不惟細民仰沾聖德而區區徙薪曲突之策庶有取焉

汝愚乞告戒監司郡守求裕民之術疏曰臣仰惟陛下

臨御以來甚重刺史縣令之選凡所以加恵元元為國家深長之計非獨使之趣辦於一時也比歲州縣之間調度滋廣為吏者不能仰體陛下選任之意日汲汲焉惟以巧取橫斂為事年增歲益名數非一至於民之休戚利病則一切視為不急之務雖一旦之訟有積十數歳而不決者問其故則曰方治財賦奚暇他事為監司郡守者亦曰彼郡彼邑財賦既辦尚何求哉上下相師恬不為怪然則陛下何頼焉生民何望焉孟子曰善政

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又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信斯言也其為本末先後之序蓋必有道矣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書丁寧告戒諸道監司郡守俾各勤求所以裕民之術具奏来上陛下擇其可者次第行之申飭刺史縣令有不以詔書從事者必罰無赦庶幾疲俗可甦和氣可召天下幸甚

汝愚又乞免除拆居民屋宇疏曰臣去歲蒙恩賜對嘗論君人之道惟務廣恩人臣之義以勞任事是時頗蒙

陛下開納其後都城内外相繼有拆屋事人情擾擾然
在當時百姓皆知秪是吳淵韓彦質所為及韓彦質移
知平江所至人情感悅意謂朝廷灼知其害不復更議
除拆令五閲月矣若因臨安府陳乞展限朝廷明降指
揮更與展兩月限雖自陛下寛恩然自此行下本府便
須徧行曉諭道路相傳數郡之民不無擾動恐非朝廷
事體深為未便臣愚伏望聖慈特與收還成命當此青
黄未接之際惟以慰安人情此實國家中興之本若夫

除道路治橋梁蓋是有司之職異時因事為之固未為晚臣一介孤遠仰蒙陛下深知惟思補報茍懷所見不敢不盡惟陛下裁察幸甚幸甚

汝愚又乞置總首統轄金洋州歸正人疏曰臣近據通判遂寧府張亨劄子稱金州上津縣管下鄉村有忠義歸正人户散漫居止昨来朝廷以其忠義来歸給撥官田佃種各令養贍其家若夏秋豐稔可以養生即自安業稍有飢饉便致流亡蓋緣無人為之摠統或有飢貧

失所各去州縣遥逺何由伸訴乞從本司行下本縣敦
請内有信義衆所推服之人數名為之總首當官勸諭
因今來賑濟之際各將諸村人户姓名住止去處以地
里逺近合係其人為總首如各處人户遇有荒歉貧乏
不給之家并有合伸訴事件即仰就本總首陳訴即自
本總首具申州縣優加存恤不令失所候將來取見合
充忠義總首人數乞從本司先次支給犒設一次併令
本州按月量與支破食錢庶幾人肯盡心統轄所有洋

州真符縣亦乞準此勸諭如或可行乞行下兩州施行

臣詢訪得金州上津縣洋州真符縣多有歸正人在兩縣管下近邊去處散漫居止緣所居處乃古商於之地其地險遠其土荒瘠設遇雨暘時順所收已自不多小有水旱之災其人便覺狼狽又緣邊頭去州縣絕遠百姓殆與官吏相忘下情無以上通上恩不得下達或有飢饉便自流移去就之間事關利害臣今據張亨前項劄子所陳利害頗合事宜兼臣照得張亨亦是北来歸

正之人久在金州居住熟知彼中人情事體又其人忠信慤實臨事審詳臣見委本官前去兩州點檢賑濟事臣因就委本官同兩州守臣相度措置候到別具奏聞外伏望聖慈特賜處分如以其言可採伏乞指揮行下本司以憑施行

汝愚為江西轉運判官上疏曰臣昨陛辭日親奉處分令臣到江西日講究裕民事件候到任半年後奏来兼看民力比之紹興三十二年以前如何臣恭聞聖訓不

勝震懼深惟綿薄顧無以仰承德意夙夜惟念畢竭愚慮竊謂自昔堯舜三代歷秦漢魏晉隋唐以迄於今其間所遇之主昏明愚聖雖各不同要之未有得民心而弗永厥世不得民心而能享國長久者也我國家列聖相承所以固結人心者至深至厚故上天眷命篤生聖主日孳孳然咨訪民瘼惟恐不至顧如臣輩一介微陋猶丁寧訓戒俾得自竭況道德名位踰臣數等者乎臣深自慶幸以為我宋億萬年之基業實積於陛下宸衷

方寸之地是為宗社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況臣賤職有守其或效涓塵之助者臣敢不昧死以聞臣伏自到任以来不住詢訪民間利害及今来巡歴所至有可以寛裕民力者本司隨事㪺酌輕重次第罷行獨有諸縣措置月樁錢物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為一方細民之害臣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户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臣嘗

詢究蓋已累經朝廷指揮及前後監司約束住罷矣大抵類能力制於一時而不能保無於後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則右逸也至詰其所從出入則首以月樁無科名循例措置為辭甚者奸贓之吏又並緣掊刻以濟其私預於簿書之間陰為抵讕之計有司熟視不可稽考其間設有能自植立整齊紀綱者則往往窘於調度拘攣牽制困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數者挾持官吏以漁獵細民流弊萬端不可殫述其原則始於月樁

太重而已臣不勝忿懣因盡考諸縣月樁出納之數及其初科降之目與夫前後因革之制觀之其始葢縁江淮用兵供億數萬朝廷深恐一時之事遂令本路計月樁辦大軍錢物而月樁之名始立然其時降到旁通式内猶許先取無額經制錢不足方取上供錢又不足則取諸司封樁錢其後又增置贍軍七分酒息錢其餘不以有無拘礙錢物皆許移用甚至急闕則朝廷以時支降茶引度牒之類以濟之是時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餘

積公私未告病也今諸司封樁固不得用而無額經制錢州縣皆有定額不盡分隸月樁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錢及七分酒息錢二種而已其餘蓋盡以取足於州縣也況夫比年以來州縣用度日廣財賦日蹙所以予之者歲益加少（謂如諸州科撥二稅與諸縣贍用之類）而取之者歲益加多（謂如增收頭子錢勘合錢閏月坊場錢之類）非作法以取諸民則何以哉

臣嘗略計本路月樁之數每歲為緡錢七十萬而格外所入者半之雖其間亦有傳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斂

什常三四也今朝廷縱未能大有蠲除以盡掃宿弊臣謂宜令有司擇其間最重者稍振恤之且表與筠接壤也其地望同其賦入同而月椿輕重不齊至於五倍筠一州三縣歲額之數曽不及袁之一邑之多也故袁之麴引錢歲取於民者為緡三萬而浛納旁取之數不與焉令夫天子明聖憂民如此而民之困於征斂如彼故臣以謂陛下不聞則已誠使陛下聞之蓋如赤子匍匐将入井之時其必惻然動於中矣臣伏觀陛下即位以

来焦勞勤儉雖乗輿服御未嘗有毫髮妄費至於減租
蠲賦之令為民而下者葢前後相望也即位之六年減
福建鹽課為緡錢數十萬七年減折帛之半為緡錢三
百餘萬十四年減四川酒課重額為緡錢四十七萬以
至減饒之天申金徽之上供絹臣所不知者又不知其
幾千萬也顧江西十一郡之民生齒數百萬獨以月樁
之故重困如此是豈陛下愛民之本意哉臣愚伏望聖
慈特賜詳酌行下本路取見諸州軍縣月樁最重去處

隨其事力輕重量與蠲減然後重禁官吏之妄取横斂者將一二人重置於法以厲其餘孰敢不退聽也是誠拔本塞源之計惟陛下斷自宸衷指揮施行幸甚幸甚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仁民

宋光宗時吏部員外郎陳傅良初對劄子曰臣恭惟藝祖受命平定海内凡所以創業垂統莫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臣案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

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古
所謂富藏天下何以尚此當其時諸道上供隨所輸送
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非取之也蓋至大
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諸道上供歲額以此承平百
年家給人足傳序九帝天下常多故矣而民心不離迄
用中興則以祖宗之澤在人深厚故也臣常惟念藝祖
以得民心受天命比隆三代矣然而以天下遜不私諸
子纔一再傳而萬世不祧之宗僅同支庶則是在天之

靈未享其報高宗遭變深探其本由是推正統之自納

至公之說而大命復集於壽皇聖帝爰曁陛下豈非天

哉且天之報藝祖者如此而陛下以睿聖之資寬仁之

德誕膺天眷方當繼體之始伏惟夤念高宗推本之意

欽承壽皇付託之訓以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為萬

世無疆之休令其時也臣不勝至願

蔡勘論州縣科擾之弊疏曰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自古為國者欲固邦本先結人心欲結人心先寬民力

欲寛民力先擇守令非其人則主澤不能下流人情無由上達民力困則人心離人心離則邦本危矣臣少歷州縣洊蒙朝廷任使六持使節再總軍儲足跡所歷幾遍東南求守令之循良者不可多得能者以一切之政趣辦目前賢者不得行其志救過逃戾而已推原厥自蓋由版曹督責漕司漕司督責州郡州郡不恤縣道縣道不恤百姓上下相迫前後相仍習以為常恬不為怪民力之困至此極矣可不改弦易轍而拯救之耶臣請

詳言其故且二稅古也今二稅之內有所謂暗耗有所謂漕計有所謂州用有所謂斛面二稅之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折帛有所謂義倉有所謂役錢有所謂身丁布子錢此上下之通知也於二者之中又有折變又有水脚又有糜費有隅年而預借者有重價而折錢者其賦斂煩重可謂數倍於古矣然猶未也有所謂月椿有所謂鹽產有所謂茶租有所謂上供銀有所謂乾酒錢有所謂醋息錢又有所謂科罰錢其色不一其名不同

各隨所在有之不能盡舉為保正者科買土産科買竹木廵尉下鄉則預備酒食居民被盜則先納賞錢應期限則有繳引錢違限期則有罰醋錢以至脩造公廨廵鋪橋梁驛舍一切取辦故中人之家無不剔屋破産以充役為稅長者逃絶稅則令代納坍江稅則令代納産去稅存無所從出者又令代納異縣它鄉不能追逹者又令代納已納在官者不可復得見欠人戶則不為理還故單産之民無不典妻賣子以免罪如此民力安得

不重困乎又有催科之擾州差典級下縣甚則州差州官縣差縣官下鄉甚則知縣親往吏卒所至需索百出鞭笞縲繫動輙数十人所欠多係升合尺寸之餘未納者不免於倍輸已納者又從而再納往往無有獲免為守令者但知以催科為急無復一分愛民之心所以堯舜在上而恩澤不得以下流者正以此爾恭惟陛下嗣守大寳遵奉慈訓凡發政施仁無非以愛民為先真堯舜之用心也陛下裁損經總制錢而所損者無額耳每

歳常数則未甞虧少陛下蠲放身丁錢而所放者見欠耳先納在官者無由理折陛下裁減和買恩至渥也而鄉胥作弊減免不均陛下倚閣逋負德至普也而豪户恃強催索自若陛下愛民之心不能盡布陛下䘏民之政不得盡行此無它守令非其人耳縣令既不可盡擇當擇郡守郡守不能盡得人每路當擇一賢監司而委任之陛下臨遣諭以德意使之徧行郡邑親見守令講求民間休戚可罷者罷之可行者行之計州縣一歳之

出入可蠲者蠲之可減者減之使上下相通內外相應無為文具以復命庶幾實惠可以及民民力可以少蘇矣民力既蘇邦本自固天下幸甚

寧宗時江西提舉袁燮上便民劄子曰臣竊惟民力之困至于今極矣多方存恤凡有便於民者知無不為庶乎其少蘇也今州縣間皆有行戶官司之所欲買行戶不敢不供賤於市價謂之官買夫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民不被惠而强買其物官則利矣民將若何此不顧廉

恥者所以深為可罪而遭其漁獵者所以深為可憫也昔公儀休見其家織帛而怒因茹葵而又怒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董仲舒美之曰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髙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今日士大夫所食之祿民力為之也既食其力無補於民又賤價以買其物習以成風恬不知愧是之不戢吾民愈困矣臣愚欲望聖慈軫念民瘼詔諭四方應官司買物並同時價敢稍減者並許越訴計贓定罪

此亦惠民之一端也
中書舍人陳傅良上奏曰臣竊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縷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為極而莫與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不為不多曾莫與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欲救民窮必為帥為漕為總領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為之故也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為帥漕總領何也外權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故不為法令之所束縛則為

浮言之所動揺不為時政之所諱惡則為官游於其處而不得志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恐事苟歲月耳而況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伸而耻屈誰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郎察不一二年可至卿監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為從官若夫帥漕則有奔走徧天下而無一日朝蹟者其間僥倖或得貼職自直閣積而至脩撰極矣而所謂脩撰者又必嘗為卿監而後得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臣所謂喜遷而

惡滯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立朝苟有親故欲入辟闕則可以移書帥漕若總領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為帥漕連銜剡牘奏辟一屬官若准備差遣之類輙不可得若平平也則不過送部勘當訖於陸沈若稍有過差之請往往省部詰難回復甚者至被論列臣所謂好伸而詘屈人情之不樂二也今夫立朝自螿務職事官皆得以親族子弟牒國子監補解試及監司帥臣苟非在川廣二千里外即子弟無收試之所每遇大比無所附

著稍知謹畏者大率無故而殿一舉不然則為謬巧遷就以避貢舉條制斯可矣臣所謂趨利而避害人情之不樂三也如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為之如後三說則是恩數太薄而人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者必帥也漕也總領也而人不樂為之至此奈何憚改乎臣竊以為今日之勢莫若稍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如此則帥漕總領始

曉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則夫前四患者次第自去而有為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

朱熹上奏曰臣前任備員潭州兼管荆湖南路安撫司事竊見本路土瘠民貧無它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来諸司察見其弊累嘗蠲減務寛民力連年所放蓋已不貲而州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尚仍舊額畧無所損沿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

支吾或有非泛賞給調發支賜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愈見逼迫無以為計臣近者嘗與漕臣何異備奏全州守臣韓邈所申乞減添差員數可見一端至於其它州縣大畧往往類此不唯官吏苟逭目前多方趣辦不暇為國家赤子計而按察之官知其甚不得已以至於此亦不忍盡法按治無由發覺竊念本路東望朝廷遠在二千餘里之外而北據重湖南撫諸峒形勢所關亦非它道之比萬一民貧不

堪誅剥一旦屯結自為擾亂而盜賊蠻猺相挺而起則不知議者何以處之臣自到任以至去官僅及三月雖未及詳容究其曲折然其大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嘗深以為憂欲為料理但以召還之遽未暇子細詢考畫一奏聞今者既蒙賜對又不敢不為陛下一言欲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帥臣監司更以前日全州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大段闕乏去處特與痛加裁減指定奏聞取旨行下庶幾州得以

恤其縣縣得以寛其民而其間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遐逺之民均被實惠而寛大之恩不但為掛墻壁之具而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死有餘罪伏惟矜赦而亟圖之則一路幸甚

衛涇論淮民當恤䟽曰臣仰惟國家中興以来培埴基業以固立國之計恃淮民為根本自高宗皇帝生養保聚幾三十年戶口豐衍中更瘡痍孝宗皇帝極意撫摩謹擇邊守蠲損常賦察視水旱惟恐民力之有傷所以

垂念加惠者甚於中州内甸蓋自是又三十餘年且其土地饒沃穀粟登成是以淮民富實家多蓋藏閩粤江浙之民往往有徙而附之者故邊垂有泰山之安其為聖慮至深遠也比歲間值饑儉民多困匱已非昔日寛裕之比而州縣之間九百調度並緣煩擾事力寖微公私煎熬平居無事猶或不安其生一旦緩急何所倚以為固臣不勝惓惓私憂過計竊謂國之根本在是朝廷不可不察也去歲淮之東西積潦敗稼民頗告病令春

淫雨傷麥無以續食飢民流離有所未免捄荒之政甚不宜緩不知州縣官吏目覩民瘼備具蓄積施行次第有足以寛陛下宵旰之憂者乎日者襄漢阻饑為擾至勤朝廷區畫推原所繇是亦州縣勞来安集講之不素鑒彼察此烏可忽諸矧長淮為江之藩籬藩籬弗葺則閫閾奚賴其在今日關係尤重豈得不蚤計而預圖之臣愚欲望陛下深念根本之所恃仰法二祖之遠謀明詔兩淮帥臣沿邉郡守於民情休戚必加之意凡日前

科擾之害一切禁止仍亟行下本路漕臣及常平司應
有飢荒州縣疾速措置賑恤務要實惠及民以固安易
揺之心以消弭未然之慮其於累朝愛養淮民之計誠
非小補
涇又論歎歲伏熟及舊逋疏曰臣聞聖王在上必汲汲
於民瘼之廣求民隱之勤卹蓋以斯民疾苦無由自達
於上而其隱憂或不能盡白也恭惟陛下仁覆天下視
民如傷踐阼之初歲適告歉陛下哀矜惻怛形於玉色

為之薄征為之巳責如古荒政靡一不舉德至渥也以
臣觀之故歲田疇損於水旱不為不廣民之流移餓莩
亦不為不衆然其間固有豐熟去處州縣例以災傷為
之減其田租而一時寛卹之令且使主家輕其租入田
賦減矣租入輕矣又得賑糶賑濟之粟以為左餐右粥
之地則斯民雖在歉歲而自無歉歲之憂廼若今歲雖
號豐稔方秋西成多稼雲布田夫野老喜見顔色逮至
登場所收反薄相顧觖望欲赴愬於州縣則田畝既無

遺穗以自表欲乞憐於主家則主家以無官放而不從此猶可也積潦之田民以貧病不暇播種令官司或迫其伏熟累年之逋民既窮空無所從出令豪强併至於責償是以人情煎熬田里愁歎反有甚於故歲此正唐趙光竒所謂時和歲豐百姓不樂而本朝蘇軾亦有豐年不如凶年之説也豈非聖明之所欲急聞乎臣以為日者陛下俞諫臣之請五等丁錢悉從蠲免則是朝廷於經常之賦曾不靳惜安有田疇積潦逦容州縣迫其

伏熟乎又嘗從臣寮之奏民間所貸糧本取息無過五分則是官府於借貸一事已加裁制安有負逋累年逦縱豪民併至責償乎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州縣其有積潦之田曾經檢視悉與除放毋令伏熟如有違戾許監司按劾聞奏累年之逋嚴禁豪民姑與倚閣或尚監理許州縣即時縱釋庶幾斯民熙熙于于粗知有豐年之慶以仰稱陛下軫念元元求瘼卹隱之意伏惟陛下財幸

彭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疏曰臣輙有愚見仰干淵聽

臣照對去年朝廷以淮浙並饑江湖小熟遂下和糴之令嚴遏糴之禁恵甚渥也然州縣亟欲集事未免敷糴於民商賈競起趨利又復爭糴於下而江淮兩浙帥倉以至總司戎帥皆散遣官吏多賫錢物四處收糴其所差人爭先趨辦迭增價值以相傾奪米價既長害及細民細民日要添錢糴米富家愈見閉糴自豐遂使江湖小熟之地反有饑餓不給之民臣自江西以入湖南所

到去處皆病於此及入湖北愈覺益甚去歲江陵雖止蒙朝廷拋降和糴米拾萬石緣湖北地廣人稀耕種滅裂種而不蒔俗名漫撒縱使收成亦甚微薄每到豐稔之年僅足贍其境內萬一發泄出外必至價值翔踴常年米價每石若及兩貫已為極貴今米直至斗添數百長猶未已方此耕布之時使百姓困於貴糴無以自給甚可憐也況本府既有補糴又有和糴數目既多深恐置場不能頓足不免均之諸邑諸邑復不免敷之百姓

上下相乘其勢有甚不得已者其初定價正當秋成米賤之際只據一時市直每石作一貫五百具申及到後來諸處官司商販競来争糴米直陡貴官司但以事干朝廷只執元價不敢增添馴至今日輸猶未足乃是百姓受錢於米賤之初而輸米於增價之後甚者家無見儲不免轉糴以償於官焦熬如此可不速為之計哉臣至愚極陋蒙陛下寄以牧養之責臣既親見小民無牧養之具豈可不仰告陛下臣照對江陵府已申朝廷乞

將和糴未足之數候到秋成糴足未準行下臣契勘本府合糴米十萬據諸處申到已糴及柒萬尚有三萬未糴而見在之米已承朝廷指揮未令起發以此見得淮浙亦不待此米之來所有未糴三萬若得少緩收糴却得蘇此一方之民緣今來已是五月若俟朝廷行下然後住糴恐不及事臣已令本府將見糴未足米數且權住糴以待回降庶使青黃不接之交留得此米接濟百姓以了農事不勝幸甚

貼黄臣訪聞諸路監司帥臣在湖北糴米甚多其糴米之價比之本府和糴每石率多一貫已上故其交易比和糴尤易臣計本府和糴之數已及十分之七即外路諸司所糴米數必是過之設使目即住糴亦不闕事臣已行下本路諸州令勸諭有米之家當此艱食之時先将米穀糴與百姓如本州縣食米已足即許将所餘之米糴與外路般販之人臣為見本路百姓委是闕食不得不權宜措置

以救目前之急若是去年十二月今年正月之交

臣亦不敢如此施行但恐自此或有過糴之謗尚

冀陛下為此一方之民曲加睿照臣罪萬死所不

敢逃

知徽州事袁甫奏便民五事狀曰臣一介庸虛寸長蔑

有濫膺臨遣承之新安良由聖朝選拔之公但愧微臣叨

逾之過欲求報塞罔憚勤勞倏更一朞合條五事學术

足以窺體統識不足以達事宜惟以便民為心斯乃守

臣之職臣昨塵班列獲覩清光思欲少裨聖聰嘗獻仁之一説即蒙俞允且賜褒嘉況今圖為保障深戒繭絲施行於本州者既以仁為先奏陳於陛下者宜以仁為急條目雖異綱領則同惟欲實惠於民而已伏乞睿慈特加開納豈特愚臣之幸實一州百姓之幸

一臣仰惟陛下軫民疾苦切於體膚拯民塗炭急於焚溺所以迓續民命護養國脉為億萬年無窮之基可謂至深且長矣臣竊見近者朝廷行下本州

及監司元申休寧縣體究賦税事亟須俞音多所
蠲減皇乎休哉湛恩汪濊罔間遐邇臣濫綰郡符
日與擊壤之民歡欣感戴臣伏覩户部看詳之辭
洞見州縣情狀破其私意示以大公其言曰閲繹
所申則惟供上窠名裁削不靳若乃留州送使項
目責辦如初是特為私已逭責之謀似非有體國
恤民之念今準看詳之旨盡蹠均一之恩於是不
特將上供數目量行減放併將州郡所得自用者

亦行蠲除臣捧誦至此竦然歎服以為聖朝主張公道勤恤民隱如此蕞爾小郡雖甚迫蹙何敢不宣明恴音推廣仁閘已即備坐聖㫖張榜通衢令深山窮谷之民皆户知之甚盛舉也抑臣又思之徽有六邑俱號鑊湯婺源休寧最當沸處今休寧則被恵矣其獨遺婺源乎況婺源介乎萬山五嶺之間邑最壯民最獷而財計最耗較之休寧殆又甚焉吏部出闕畏卻莫前縣佐攝官茍求免過指

正稅以鮮別色邪新錢以掩舊逋措置既無定策預借是為良謀纔一二年不知幾萬豪家富室憑氣勢而不輸官租下户貧民畏追呼而重納産稅加以連歲非值豐登兼又屢遭回祿學舍庫務幾無孑遺井里市廛莽為瓦礫挈此蕭條之邑畀諸新辟之官補綻支傾忘寢廢食極疲勞而不憚如醉夢之方醒則夫蠲減之恩豈可斯須少緩雖然蠲減誠是也祈哀於公上屯膏於本州則是猶未

能克己私也己私未克自立藩籬是先以婺源休寧為二也而欲朝廷視為一體其可得乎臣今所謂一以休寧為準於本州雖有損於朝廷則不易從苟可利民臣何愛焉尋常州郡得用之錢往往從来視為己物但知厭足其所欲誰肯瘠己以肥人弊俗既成痼疾難療在州之可蠲者既不忍决舍在上之當除者亦不敢申明由其封閉吝嗇之私執而不通致使周流雱霈之澤隔而不下臣之

愚陋它無寸長獨於公私義利之間粗知從違取
舍之決竊以州縣事同一體財賦自合通融令欲稍
寛縣道豈可專撓朝廷須先從本州除斬惜之私
又乞朝廷減無名之斂然後凋瘵之邑始獲少蘇
臣已將十六年婺源拖下紬絹一萬七千餘匹茶
租折帛錢一萬五千餘貫月樁板式錢六千餘貫
應是婺源積逋一切權行住催本州樽節浮費代
為收簇起綱惟是鑿空白撰之賦皆係上供及総

所色目額錢大重虐害細民既非本州所可自專必欲朝廷特與減放向使無例可攀尚欲力行陳乞况有休寧近例婺源事體一般俱從朝廷明降指揮並係監司差官講究休寧既先減放亦合例及婺源庶幾可以解倒垂之急矣所以條具婺源減放事件臣今已申監司公共保明同銜申取指揮懷不能已預此控陳伏望聖慈采納施行

一臣竊證本州起發上供絹綱屢年以来左帑卻回

數多臣到官之始積下前政數目動踰萬計督促諸邑晝夜不停追逮搒笞紛然四出又緣向來官吏巧行改移雖有人户姓名往往皆非元物今却而歸之縣縣果何策乎惟有重虐吾民耳臣每執筆行移甚有慙色上下壅塞無由疏通左帑嚴爲限期急如星火本州懼無可觧凛若淵氷臣區區愚慮深恐今歲萬匹來歲倍之不三五年積至數萬百姓受害無有已時於是與民圖新多方曉諭

皆令加意織造可保全綱盡收臣粗取信於民民亦遵從具約臣又攷究自來攬户之獘其受於稅户也則昂其價及買諸機户也則損其直以紕疎難售之絹秉綱運正急之時官雖明知其奸每每陰墮其術又專揀等輩相為表裏獘倖多端民户不堪誅求耗用何所從出不過減絲縷之費移以塞無厭之需由是真偽混淆輻湊交集名虧稅户實則虧官無怍乎左帑之見卻也臣痛懲此獘而

一洗之凡攬户盡行罷去專揀慤皆改差所收人户入納之錢僅及則例應干市利縻費之用不取分毫常時所以多取者蓋緣無以飽衆人漁獵之欲耳臣今既剔其蠧復澄其源隸役官場之人並支日食之費在官之所耗者少在民之所利者多又人户歲輸全憑朱鈔即時給付略無淹留微臣不敢憚勞官吏亦知宣力稍有欺獘斷在不容民皆曰向也官場邀阻乞覓之獘今皆無此患矣絹

雖有加於前人自爭先而納未嘗輕用一錢亦不妄追一人諸縣間有過苛本州力行禁約徧散手牓具述臣心萬目觀瞻豈容欺紿雖然察州民之意亦有隱忍而不敢言者夫使民至於不敢言臣獨不愧於心乎何則本州素不産絹大非昇宣之比攷諸新安志國初歛絹止重數兩其後不能盡遵此制然令甲所載江東一路稅絹共重十二兩獨歙州以咸平二年特旨只以十兩為定併下庫

務不得退剝每匹折七百三十一錢至紹興十八年户部符每匹估價二貫足乾道三年詔以守臣納絹擾民鐫秩罷之謫辭曰不念繭絲之闕靡思杼軸之空大哉王言為萬世法其後議者又奏以為户部退剝徽絹屢行禁戢深惟列聖之至意顧豈愚臣之能知然觀其加意於徽民乃見夫周道之如砥蓋田税既重則物帛當輕立法公平所宜世守豈虞傳流之既久反謂寛大為不然漸欲求

詳浸非初意今來所納稅絹精好委勝常年雖圖
逭責於目前安知可保於它日竊慮向後繼之者
未必盡革兩場乞取之獘亦未必貼陪專揀日食
之費又未必按時給鈔無須刻停留之患而徒使
徽民入納精好之物則作俑乃自臣始臣之所謂
百姓隱忍而不敢言者此也臣因今歲夏旱禱祈
上天有曰咎實在臣民則何罪臣對天而發此言
今又對朝廷而啓此奏則夫軫恤徽民其容可緩

伏望朝廷證咸平紹興乾道節次寛恤指揮每疋只以十兩為定仍證舊例行下庫藏如及上項兩數特免退剥退剥既免則全綱盡納畢時既無却回之患徽民遂有蘇醒之期祖宗舊風今日復見顧不休哉且臣之所請者十兩之則退剥之禁皆聖旨也旨由朝廷而須顧可由朝廷而廢乎況臣非為巳計乃為後圖若今年所起絹綱多是臣手自揀委可堪充入納斷無退剥之虞萬一有之皆

係佳物民將樂受又何患焉欲望聖慈察臣出於
公心徑下所屬檢舉非但使嚴民受無窮之賜亦
見聖朝取法祖宗愛養基本之厚意若朝廷更欲
審訂即乞行下本路監司令取索新安志及節次
指揮保明申奏施行
一臣聞常平義倉之儲所以備凶荒也平居為有用
之備則臨事無缺用之憂令乃不然有儲蓄之名
無儲蓄之實臣歳在己卯贅貳霅川本州常平義

倉正隸本廳掌管閱視簿籍米纔數百斛錢纔數百緡而已臣為之大駭一州倉儲民命所係空竭如此緩急奈何及夷攷其故乃知本州秋苗歲入止盈五萬正苗既已甚少義倉自應不多其常平坊場等錢率以敗闕為說艱於催促所入微矣而支用何其夥也若胥吏若軍兵若散從直月廩之數取諸常平使其盡出於公固未甚害其間托名差使輙敢旁緣冗支倅廳自開倖門州郡亦復援

例其餘官屬皆有干求由是紛然不勝其衆蓄積本無幾也濫費其可堪乎臣既知其弊遂絶其根率之以身一毫無妄上而州郡下而同官盡裁以公靡容私請日積月累所蓄漸豐始焉僅四百緡今也乃踰萬數幾三十倍於前矣秩滿之日上之倉司故案可覆也臣因此思之使天下諸郡遲之一兩嵗之久皆有三十倍之多何積貯之足憂何水旱之足慮但今之居官者苟求塞責不務恤民

常平使者歲歲差官州縣察屬時時覆覈或以虛為實或指東為西上下交欺莫此為甚安在其為儲蓄之實乎臣試郡来此首以是為先但本州土瘠民貧賦煩役重每遇冬春之際或逢霖雨之餘穀價稍增民食稍缺則官開倉廪亟濟貧民蓋不待凶年饑歲流離餓莩然後為濟糶之舉也故民之所以望於官者甚重而官之所以塞其望者甚難萬口嗸嗸日㫺發廪猶賴常平之外又有平糶

一倉主於漕臺隷於本郡每欲告急即行飛申臣到任以来請之屢矣今歳夏無梅潦民户多以旱聞其所望於官司尤非平日之比也畧計六邑之内婺源祁門黟縣雨頗霑足民皆懽呼若歙若休寧若績溪仲秋以後始獲甘雨早禾已不及時中晚庶幾可望臣之愚衷謂除得熟縣分外其旱歉諸鄉若不急拯困窮將見立塡溝壑為民父母當若之何所合将常平義倉儲蓄之米多行賑糶民

方倒垂庶可寬釋本州痛節浮費趲促贏餘選委官寮置局收掌於浙間豐稔之邦收糴以償元數官無所耗而民得所利直至来春可以接食且散且補循環不窮信乎兩全之策矣若目擊民饑積而不散豈不大失置倉之本意若輕於捐廪知散而不知補又何以為國家異時之永圖臣粗知以體國之心行愛民之政既申給散之請必為可補之圖非敢徒事空言而已也若夫輕關市之征寬

租賦之入權勸分之宜凡可以救荒者臣皆勉而為之惟夫常平一事非臣之所得專所乞從朝廷行下轉運常平兩司勿拘常程多令濟糶下可以副一州徯望之意上可以廣聖朝矜恤之仁伏惟睿慈果斷而亟行之不勝大幸

一臣證對本州僻處萬山之間最畏水旱晴稍久則農田已憂枯槁雨稍多則山水便見橫流里諺云三日天晴來報旱一聲雷雨便撐船言其易盈易

涸之甚也故此州農田多藉水利因溪堰水者謂之堨鑿田蓄水者謂之塘興工雖艱為利則廣脩治不輟灌溉甚多彌望數百頃之禾惟資一塘堨之澤臣嘗詢之長老一一具能言之奈何記近而忘久者乃人之常情趨省而憚費者亦民之通患本州地少下濕滿目皆是高田訪聞舊年嘗憂夏旱偶值數載之內率多霖潦之時小民玩習目前以為歲歲如此不思及時瀦水專望雨降自天彼

豈不知天時之難必哉蓋脩築塘堨為費不貲繳民素貧惜錢如命茍可僥倖得省遽謂卒歲無憂其愚亦甚矣臣因今年季夏雨澤愆期日夜禱祠靡所不至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因思水利有儲何至煎熬若是雖然水利之廢罪不專在民也向来官司施行以塘堨為大事上而常平使者提其要下而州縣佐令任其詳每遇農隙之時舉行檢視之令縣具圖籍来上於州州命官察躬走阡陌建

土埄牌以為標識集大小保以定户名湛堨興脩淇塘湮塞衆目共見不可厚誣然後因其廢興稍加懲勸官既以是為急民亦孰敢弗勤數年以来恬不加察問其主名則含糊難攷按其故籍則散漫罕存茍且如斯可為太息然而墜典未久舊比可尋欲乞朝廷下之倉司倉司下之郡佐時時督促處處舉行若縣道視為常程保甲不加檢舉别委官屬察探以聞慢令之人必罰無赦如此則水

利常足農田無虞抑臣又嘗以所聞質之鄉俗皆
言堨不可增塘尚可益但開塘費重難以責民莫
若刷在官之田或買民家之産多興陂塘之利用
濟無力之家官吏為之防閑歳時加之濬治或遇
旱涸放令流通誠大惠也臣偶閲故牘見曩年績
溪知縣王柟買田一百五十餘畝開塘六十八所
夫縣尚能為何以州反不能為乎伏望朝廷采臣
所奏行下本路常平司盡刷没官田産以充開塘

之用臣亦當節縮浮費以助興脩之工後人繼之有志民事又將陸續必可有成於朝廷無分毫費用之憂於民間有世世無窮之利顧不䞇歟惟聖慈開納幸甚

一臣竊證本州從来多有火災雖間出於意慮之所不及然由人事有所未盡臣自到官以来首以是為急務嚴保甲圖籍則擇防虞官正副八人皆鄉之所推重者總之脩四隅火備則官多置器用且

令各自為備而日命兵隅官察之置潛火軍卒則
籍定姓名每旬畨上且給官錢犒之凡此特瑣瑣
常行者耳惟是依山為郡號為產木之鄉未聞邃
宇髙堂盡是竹蘺茅舍融風一扇煨燼無餘雖屢
挻災莫知改轍臣曲加曉譬幸其樂從然慮貧弱
之徒不堪營造之費官給錢本鳩集陶工開其借
貸之門寛其責償之限今則棟甍相接氣象一新
似可弭患於未形豈徒救災於已著雖然猶未也

有所謂至大至急之務衆人皆以為不可緩者惟魚梁乎此梁面挹紫陽山陰陽家曰山之在前者既有崔嵬崒嵂之勢則水之映山者當有淵渟演迤之形清輝相含則欝攸退避雖一家之學不足深泥然五行之理亦信有之向来草創之初未遑經久之慮捍以柵木壅以囊沙偶值久晴猶云可也霖雨暴漲聲吼如雷溪流激湍勢疾如箭則蕩然一空矣臣去歲捐金錢因舊址重加脩葺頗勝

曩時綠波接天澄然無際使常如此寧非大利但隄防不固水勢易陵終非永永之計臣愚以為若欲久而勿壞莫若以石為之夫石之勝於木也人人共曉特不肯為耳一二年來有官守者率多苟且卷官帑以資私藏累巨萬而未厭為公家而作好事拔一毛亦不為豈但石梁一事哉臣鄙陋不善生財粗知節用今来痛減浮費趲到錢一萬五千緡見今計度工役鑿山取石俟冬間水落之後

方可漸次舉行難者曰歲非豐稔小民嗸嗸冬春之交正宜賑恤奈何興此役以困民臣應之曰是乃所以救民也獨不覩范仲淹之治杭乎皇祐間吳中大饑殍殣枕路仲淹以為歉歲工價至賤乃令佛廬興土木之役又新倉廒吏舍民之仰食於公私者日數萬人監司劾之仲淹自陳興造之由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民無一流徙前輩講之熟矣今及

小歉之時興石梁之役既可以濟貧民於目前又可以貽利澤於悠久誠一舉而兩得也又何憚而不為乎伏乞聖慈允臣所奏施行

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曰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歷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為病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於再至於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於四至於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畆之家計之罄其永

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於權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為奸公私俱困臣愚謂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采夏侯泰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為斷之法俾縣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為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為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為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

洪舜俞進故事曰漢髙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

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武帝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其地比給初郡時時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費皆仰給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臣聞人君有愛民之實意而後有及民之實惠漢世詔書出於人主之筆精神心術之微悉於詔見

之觀高帝欲省賦甚之詔簡嚴明白繼之文帝振貸減租之語勤勤懇懇其愛民實意皆可以對越天地安有不被其澤者漢賦有三口賦以食天子算賦以治庫兵車馬更賦以給戍邉此詔所欲省當是之時又有獻賦郡國假獻為名重賦以為民害故亟欲省之方楚漢之爭未決則初為算賦及天下既定則欲省獻賦以此見傷財害民無如兵費之重兵費百出而欲行愛民之政蓋難然愛民

之意不可以兵而間斷也武帝元狩之詔謂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非無愛民之意而好大喜功移之臣嘗考司馬遷平準書其論常取財贍兵本末凡十餘節一節害深於一節曰江淮之間蕭然矣曰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曰三人言利析秋毫矣曰吏道益雜而多賈人矣曰稍稍置均輸通貨物矣曰無慮皆鑄金錢矣曰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曰楊可告緡令縱矣曰縣官

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曰株送徒入財得補郎郎選衰矣而終至於曰不敢言擅賦法矣而極髙帝欲為民省賦帝乃聽吏擅取非經常之賦夫豈不知有民哉置郡方新顒顒待哺恐廢前功惟求趣辦雖欲禁吏之不擅賦不可得也益口賦三十輪臺悔之猶幸此意不絶如綫而仁義之澤未至於遽斬此所以壽四百年之脉歟

年滌上奏曰臣既以正人心之説為陛下告矣螻蟻微

忱有不能自已者竊謂今天下根本在東南東南根本在百姓根本所在不可不加之意也臣伏見天禧初王旦為相薛奎為江淮發運旦告之曰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為江西轉運旦又告之曰朝廷榷利至矣方是時天下全盛斯民日在海涵春育中民力必不至於甚也而旦之言讀之使人凜凜以今視昔為何如時而可不深長思乎蓋自西北有變而事事仰給於東南以江淮之兵移戍天下之半而兵力分以東南之財供給西北

調度而民力困往時謂主兵者不恤民今之牧民者亦且不留意於民矣貪暴之臣苛取横斂以飽其欲而民生無一日蘇聚斂之臣剥膚澀體以媚其身而利源無一孔遺矣虎豹窟於麗場豺狼乳於春囿而陛下之赤子始無所告訴矣民根本也民貧矣雖欲藏富於國不可得也故馬周奏疏貞觀間謂有天下者不在積蓄之多少惟百姓之苦樂今歲事不至甚歉而田里不免愁歎之聲賦入自有定額而郡縣率多急迫之態聖主以

視民如傷為心大臣以思斯民為念而澤不下流情不上達非有司之責耶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禍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臣恐數年之間或有水旱凶荒之變壯者不散而之四方則聚而為盜賊矣雖有田疇無人耕種國賦安所從出軍粮安所仰給耶天下事未至豫言固嘗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臣願陛下亟詔二三大臣講求裕民之策務力行於實政不但付之空言官吏之害民者去之政令之不便於民者改之有能為國家牧

養小民愛護邦本者則璽書褒嘉之擢用之庶幾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平居無事民知有生之樂日有尊君親上之心可殺可辱而不可與為不善則何畏乎夷狄何憂乎盜賊哉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惟陛下留神

李鳴復上奏曰臣竊見會稽為郡賦重而民貧以和買一色言之其為額當一路之半雖淳熈特與之蠲減紹熈併與之均科而民之困於供輸仍在也此無它其為

額太重故也祖宗時貨輕而錢重錢之在官者先期而給絹之在民者易歲而輸官既與民相資民亦樂為官市是之謂和買時異事變名存實亡價值弗償鑿空科取無復有所謂買矣送輸少緩鞭捶即加無復有所謂和矣重以物價翔踴視昔何啻數倍官但督迫民惟怨咨嘉定庚辰朝廷將累歲實催之數按為定額一半理估行之十四載民力稍寬端平初元復催正色二年仍行理估三年又催正色今以侍郎趙與懽申請將列郡

和買一體施行難乎其為辭矣然尚有可得而言者朝廷之待會稽不當與諸郡等也永安陵寢弓劒藏焉歲時之祭饗程度有常使命往來項背相望它郡有之乎其不同一也南陽帝鄉近屬居焉田連阡陌有司不敢問勢傾閭里庶民不敢較它郡有之乎其不同二也會稽有它郡所無之盛美宜得它郡所無之蔭覆令乃有它郡所無之搔擾而又負它郡所無之供輸為民父母獨不當為之動心乎臣自到官以來士夫之論議民庶

之陳請莫不皆以和買重困為言臣伏而思之置而弗問則傷民行而太寛則傷國今不敢乞如淳熈之減額得如嘉定之一半理估足矣或曰放行一郡則援例而起者將何以拒之是不然會稽之特加優恤以其為額太重也以其有陵寢在也以其為毓聖之地也無是三者而輙以例言何例之可援乎淳熈十六年詔於紹興府和買絹内特減四萬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不聞它郡援例也鑑湖古未有租今變為湖田輸於大農者六萬

此會稽額外之産也朝廷獨知取而不知予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紹興府和買絹一項仍照嘉定十三年體例一半理估施行使怨咨之氣消歌頌之聲作如是則祖宗在天之靈亦必懽忻悅懌矣此實祈天永命之一非但為一郡設也

貼黄臣伏見紹興府和買為額既重故人之避重就輕其獘有三稅户為詭名寺觀僥倖請免鹽亭戸廣行包占詭名之獘理當歸併但此名一出則利

未見而害先焉為守令者只當於割受之際爭訟之頃隨事討究不為歸併之名而俾有歸併之實此最為得也若寺觀之請免自有正條鹽亭户之包占各有元額倘蒙朝廷特賜行下使之按條施行依額考覈則此重彼輕之患庶乎其革矣上有一半理估之令下無偏重不均之勢民其少瘳乎

伏乞睿照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漢文帝十

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令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何以勸焉其賜今年租稅之半

臣聞為國之本在於厚民厚民之本在於擇吏吏不得人則惟務肥已以瘠民而國之根本蹙矣成周盛時自鄉大夫以至比閭族黨之長皆良吏也故其民生而不傷厚而不困八百年之基業鞏固而長久不亦宜乎三代而下惟漢文帝最為有志

於民然無他道惟擇吏焉而已班固傳循吏以文
帝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為稱首謂其廉平而
民從化則吏道固以廉為本也蓋廉吏寡欲易足
必無苛征暴斂槌膚剥髓之事然以文帝之留意
若此吏猶有怠忽而不承命者故十二年之詔責
其不加務於民又謂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是必
竭民膏血以自豐殖者故賜租稅之半以振贍之
具意可見臣觀漢唐而後孳孳民事以擇吏為先

者莫如我朝孝宗皇帝無日不申飭大臣使之遴選郡守郡守姓名皆揭之御屏朝夕覽閲其有貪刻害民者往往不待内外憲臣劾治徑以御筆罷去而於水旱凶荒之歲尤加意焉其有於災傷之際不恤民瘼賦斂刻暴者率皆不貸重者至於追停是以乾淳之際民物殷阜田里熈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可謂盛矣臣竊見今歲穡人成功之時淫雨彌旬妨於農收二浙水潦瀰漫為害尤深陛

下哀閔元元申嚴受納斛面之禁而於公田民田之租皆有蠲除聖恩所被孰不感戴然吏多不良苛取故態曾不悛改而浙右輔藩尤甚平江倪普蓋自八九月間禾方冒没於水腐爛於泥百姓嗸嗸無所告訴之時固已下令督趣税租急於星火且市斛之大倍於文思往往市斛之三乃可納文思之一是五倍取於民也往往以資賂遺以規進取如民命何臣願陛下嚴敕監司使之督察其有朘民

以自肥者必罰無赦毋使肆其貪暴賊吾赤子精選慈惠豈弟之人以一洗其汚憔悴虐政之民庶其有瘳乎

金宣宗貞祐四年尚書左丞胥鼎上言曰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然丁壯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餽餉所須横斜頻急貧無依者俱已之食富户宿藏亦爲盜發葢絶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路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

括餘粟懸重賞誘人告訐州縣悍帥府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兹苦是兵未来而先自斃也願朝廷亟止之如經費果缺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於强括乎又言霍州田牛屬樓嶺諸阨戍卒幾四千今兵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既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来亦足禦遏舉一事而獲二利臣敢以是為請詔趣行之

又言河東兩路農民寖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嵗粮儲常苦不繼臣竊見潞州元帥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獲貯儲以濟不給

貞祐中朝廷從河北軍戸河南宰職議給以田太常丞石抹世勣上言曰荒閑之田及牧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嵗斷不能熟若奪民素蒔者與之則民將失所

且啓不和之端況軍戶率無耕牛雖或有之而廪給未敢遽減彼既南来所捐田宅為人所有一旦北歸能無爭奪切謂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收其晚禾至春復還為固守計會侍御史劉元規亦言給田不便上大悟乃罷之

興定二年二月資德大夫兼三司使尚書右丞侯摯上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遺民嗷嗷實可哀卹近朝廷遣官分往撫輯其恵大矣然臣忝預執政敢請繼行以宣

布國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蘇是亦圖報之一也宰臣難之無何詔遣執行省於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黄陵崗南岸多有貧乏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驗實放渡

元世祖在潛邸時召真定府經歷官張德輝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

從出者也男耕女織終歳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麄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横斂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爲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爲害尤甚世祖默然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賢如琨布哈者使掌兵權勲舊則如歡托和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

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南風之君揮五弦以宣阜財之意征伐之主封丞相以為富民之侯一則體道而居常一則知非而悔過故得黎庶若赴羶之蟻往往謳歌子孫如在天之龍昂昂振聳此蓋愛民之效也夫常人之類曲盡施仁況於少而無父之孤老而無子之獨老而無妻之鰥老而無夫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王制垂文皆有常餼禮也勾踐之給食小白之遺衣帝堯之不虐孝文之收恤霸王之道何莫由斯國家

甲子年間詔條內一欵節該鰥寡孤獨不自存者給降
贍濟口粮有疾病命官醫調治其藥物惠民局支給今
又詔加米絹蓋慱施之仁濟衆之聖其揆一也臣竊以
聖人之心甚重而在下者不能承宣故猶或未之盡也
下民之困情理多端今略具民之無告者四條惟陛下
察之乃有譙樓戍壘邊塞它鄉俯一介之微軀赴諸軍
之大役雲蒸霧湧殺氣森森月冷霜淒憂心悄悄或遭
疫癘或值傷亡慼白日以沈光掩黃沙而抱痛此其困

者一也又有家寒力弱徭役煩多官吏督責於前債主追徵於後跼天蹐地無計安身愁氣上騰灾異屢降或自甘於縊刺或轉死於它方望桑梓以長辭恨終天之不再此其困者二也又有瘖聾跛躃斷者侏儒六親無依倚之人元后所以矜憐之者倘遇正官廉吏尚承優恤之文如其暴吏濫官孰啓眼青之顧巳章丹詔還謂朱門或輾轉之弗能向溝渠而委命此其困者三也又有梟獍其心性馬牛而襟裾或當家窘之時或值年饑

之際曳鶉衣之簌簌啖藜藿以孜孜恒産既無良心盡滅東西南北輕遺父母以逋逃冬夏晨昏但見老羸之啼泣霜風易至日月難延罔極之恩恍然猶夢加之以王事靡寧户籍常存將如何哉維其瘁矣此其困者四也其餘冗事難以具陳若此之類皆國家之當憂者也伏望陛下寛父母之慈心拯生靈之困苦凡軍戎之病者命有司随處以醫士治之凡軍役之後亡卒遺骸聚於一所命大將軍以下具三牲之禮以祭之庶幾下民

知恩意之深抑亦在上盡當行之理也凡廢疾而無依倚者在不得自存之例所在官司不承化周瞻者以違制論凡民之父母年及六十以上及年雖未至六十而有疾者子孫弟姪不許遠離離者以不孝弟之罪罪之如已有人養育不得已而遠離者聽然後慎名器以建官考幽明以核實均賦役以立法務農桑以敦本課義倉以賑災先文化以易俗禁奢侈以壯財薄差稅以優民若然則無告者十可絶其九矣其餘遵前詔而行之

雖欲見困窮之人亦不可得也

英宗至治中拜五臺右丞相拜珠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